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五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敬跋御賜起居注臣韓變詩

足趁鑾輿趕不前為因肥盛及多年崎嶇石徑難扳陟達頂方知上九天此詩上幸蔣山而還之時駐蹕特名近臣韓變奉命不時至上問變安在其同

僚以老行不及前為對燮既至上復問之燮跪對如前言上慰勞再三因賜以詩云夫君命名在宮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臣子敬君之禮也而況文學侍從之臣職記言動尤不可須臾離者臣燮以召命不時至上不以為罪而又寵之以詩君之于臣眷知之厚如此至聖至德之盛孰能形容之臣燮再拜受賜奎文宸畫永為百世之藏後有望氣者言寶光起而燭天矣鄉貢進士四明臣鄭真謹焚香百拜書於下方

跋宋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墨刻

思陵萬幾之暇即以讀書作字為工其勤如此今觀所賜秦檜孝經墨刻真草相間其當金人歸梓宮復太后之後歟夫孝為事親之本思陵以親之故日事祈請雖至于屈膝而不辭當時可謂孝矣然不能恢取中原掃除陵廟始終以檜主和而至于若此帝王大孝豈謂是耶

跋宋高宗臨唐人帖墨刻

古之帝王若漢章帝及魏晉諸君暨唐太宗皆有書法傳世若宋高皇則又得帝王書法之傳者也當建炎紹興間天下亦多故矣帝也萬幾之暇從容翰墨取唐人諸帖悉臨之八法之妙備見模勒噫何天縱之多能耶豈太平翁當國一於和議南北少安遂得畢心精意于奎文宸畫間也耶昔鹿眠山人袁德平著書學纂要謂南渡後思陵大萃衆美信哉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詔

詔曰敵犯和淮西與張浚和州相拒已遣親札趣卿倍道前來合力擊賊早夜以俟卿忠智冠世今日之舉社稷所係貴在神速少緩恐失機會也

此思陵所賜岳穆王飛手詔也其當劉豫稱帝犯順之時乎淮西去襄漢千餘里飛得詔十五此其一也飛拜詔即日引道至盱眙上書告師期敵已退次舒州待命帝以飛為小心忠謹不敢專進退為得體飛之勤用王命天地鬼神實知之而張浚輔臣秦檜之姦卒以援淮西不力且謂山陽不可守為沮士氣至于瘐死其所賜

御札與往來日月道途皆可考據當時輔弼近臣終無有為之辨者哀哉然則此詔其殺飛之由起乎亦可以見高宗惑于姦宄而無以大中興之業矣

又

詔曰朕惟國之用武必據形勝以為地利令西南之重實占上游既已委卿移此要害深圖戰守之計卿宜以朕此意諭將佐撫勞士卒勉思忠力一心叶贊事機庶克攸濟有功必報朕不汝忘

古之帝王必據形勝之地以為基本故漢祖欲滅項氏

則先定關中光武欲誅王莽則先定河内根本既定國其有不興者乎宋遭陽九之厄而天不泯其社稷戎馬驅馳倉皇南渡國勢地利其何所恃以為重哉高宗用岳飛復湖湘則楊大平取襄郢則李成遁國之基本于是為有賴矣此詔其當飛駐上流之時乎其曰西南之重既已委卿深圖戰守之計則帝有為之志可見矣然終不能北取中原奉迎二聖者豈形勢使之然哉雖然帝之在臨安也胡寅上疏嘗欲以荆襄為重矣蓋以地

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漫衍易入
而難備也飛既廓清襄漢則夫京西兩河南北固已在
其掌握矣豈不能使之圖功攸終乎朱仙鎮之役去汴
京僅四十五里金人已謀北遁矣而秦檜沮之故始而
班師中而罷兵終則置之死地有可為之機而卒于無
所為則皆檜有以致之也詩曰其車既載迺棄爾輔高
宗有焉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秦檜有焉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岳飛有焉

跋宋高宗臨晉帖御墨

思陵八法得諸智永禪師晩乃深造二王所臨晉帖往往流落人間善鑒者以為克萃衆美向見吾明越社史相府所藏大率類此雖未敢決以為真亦可以得其波磔夫宋至南渡中原陸沈二帝弗返而豢養湖山游神翰墨昔之君子謂帝王盛德大業不在于是毋亦太平翁當國時也耶

跋宋理宗内批

右内批一通宋理皇賜丞相鄭忠定魏王者始帝因玉牒宋氏入繼大統而史忠獻衛王又以定策功仍居相位鄭忠定甘盤舊學遂相維秉鈞君臣際會可謂盛矣此批其當忠定視艸翰林之時乎觀其首言寇盜尚未殄平至於丞相史氏特不名之且令叙再三謝意則其圖治勵精眷厚大臣之禮可見矣享國四十餘年其有以哉

按故事禁中處分謂之内批多内夫人代書而所謂

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
上親書押字不用寶凡鄭氏所藏者多此類此外有
封皮署字令不復存云

王府啟對錄

洪武十一年戊午正月十九日晉王府校尉二人奉殿
下令旨名真入邸真聞命祗謹翌日昧爽踏雪如皇城
紀善臣括蒼季璲純夫導以入日已午傳令旨就承奉
司賜酒飯王坐東閣內入見叩頭免再拜禮王從容言

曰爾治春秋耶謹對曰春秋舊所嘗讀失久矣大義若何曰春秋約魯史成文二百四十餘年所書朝聘會盟侵伐敗滅暨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災祥之類皆所以示褒貶明勸戒也王曰然使内官取左傳以進曰傳釋經即事明義開朗明暢王為傾聽有疑難者詰問再三至通曉而止日暮引退次日復名校尉召入王曲為樊問及出處大致且曰汝識貝助教耶對曰以春秋試浙闈時貝助教為考官取臣為鄉第一座主門生之契

勿如也鄧曼告楚武王以盈而蕩天之道也則曰此婦人之賢而今有勿及也晉士蔿譖殺羣公子則惡其君嬖邪佞而戕本支驪姬譖殺世子申生則惡其君溺寵受而戕冡嫡下陽之滅則曰此虞公之貪也城濮之戰則曰此晉文之譎也其他微詞奧義于聖人之心多有默契焉者而膚淺末學何足以知之漢河間王東平王皆喜延儒碩辯論經史其有能如殿下于春秋之學論定是非于一言之頃者乎王之嘉言臣李璲已嘗紀錄

玆復記其一二以誌不忘其隨問答文義縷縷者不能詳也柳艸芳寒賤不識宮府禮體而殿下特賜恩厚命內官呼召輒曰鄭先生云三月一日其謹識

一日進講春秋胡氏傳隱公五年夏四月葬衛桓公傳引程子曰正終大事也必以正寢而不歿于婦人之手王曰不歿于婦人之手何謂也臣對曰此禮喪大記之言也男子不歿于婦人之手女子不歿于男子之手欲其以正終也不歿于其手者非執手訣別

也謂不使婦人居其前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死喪之際或使女子婦人居前則各戀私昵不得以正終矣魏武帝將死見婦人而分香賣履涕泣呼嬰正所謂絕于婦人之手也王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傳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歿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惟春秋之法莫重嫡妾之分聖人筆削備見輕重真既克詳其說殿下諦聽之復命內官顏福取筆札

以進躬畫著其所以曰吾已深識之矣於此二編仰

惟殿下好學之至是日呈之國表藁

讀晉帝紀

先事而應謂之異隨事而應謂之災災異之應于天者蓋人為有以召之也夫天之于人亦豈遽絶之哉人主於災異之來曰君失道歟臣失職歟讒佞進歟淫賊興歟政治日敝而民病日滋歟貨賂公行而寵賂日章歟何變異之日臻也耶如此則可為格天之誠雖有其象

而無應矣晉主荒淫無度羣小弄權長星之見蓋天以警告之也曾不自咎乃曰長星勸汝一杯酒世豈有萬世天子耶是不惟不能彌惡而益以長惡矣變起閨闥之間身殞婦人之手宜哉

讀梁帝紀

書所以載道道則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書者所以治天下而非所以失天下也梁主繹當侯景叛亂之餘父既餓死兄復殞弑所宜流涕枕戈卧薪嘗膽以雪莫大之

恥惟恐其或後可也不是之顧而乃同氣相殘掩恩義莫知所以為君臣上下之分父子兄弟之倫矣雖讀萬卷果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本哉及夫藩邦勸進又不能正位國都奉安陵寢修明國政申儆邊防顧乃施施然安於一隅無憤恥自強之心敵兵壓境且講老子口占為詩至聚書十四萬卷焚之而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烏乎能盡文武之道夫豈至於今日乎行之不臧不責之已而反以讀書為無知亦甚矣哉使後世不知讀書而

失天下者其梁主有以啓之乎

論湘東王赦任約

自古亂臣賊子必多助黨與然後敢肆于為惡是故春秋討賊之法尤嚴于其黨黨與既離為惡者孤矣侯景叛亂圍犯宮闕逼辱君父薰爇宗廟任約位其司空膺爪牙腹心之任此乃亂臣賊子之黨剖心破膽猶不足以償其罪也今幸而獲之湘東王不能肆諸市與衆同棄乃冀其一旦之用赦而任之失政刑矣

論齊肅宗殺濟南王

始齊肅宗之為常山王也以太師録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未幾卒以太皇太后詔廢帝為濟南王而奪之帝之既廢也太后戒肅曰勿使濟南有他也此其意欲如之何哉乃不用其言扼而殺之弑君簒國之罪于是為有歸矣及夫長樂王湛嗣承大寶曰百年無罪毋效前人嗚呼肅宗既殺其兄之子矣而欲其弟勿殺已子彼為長樂王者以為一息尚存人心或有所屬吾豈得而自

安哉又豈得而自已哉異時百年終見殺蓋非長樂殺之亦肅宗自殺之耳昔者孟子有云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吾於齊肅宗亦云

跋王以文文卷

予年二十始知以學為事王君以文以敏達之資力學績文凡天人造化之微禮樂制度之要言語之菁華體製之嚴整備見於文字間粹而觀之豈非士而底于有成者哉

記所見

宋留夢炎以狀元及第官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大兵平江南夢炎從少帝入覲擢吏部尚書夫托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此君子分内事夢炎貴為輔相國亡身俘不能死事乃腆然以富貴自終沒不百年子孫流落江海至乞食不可得嗚呼善惡之報其在是也耶雖然夢炎之仕天朝也世皇嘗欲仍舊税江南山地以夢炎諫而止是所謂利澤及人者耶夫以利澤及人者尚如此況於姦黨貪蠹至死而不悟者哉因書此以為世

勸

揚州羅君保以才望敬歷中外仕至中大夫廣東宣慰都元帥其子巴延特穆爾奢侈非法嘗以金錢擲地俾衆妓爭拾以為戲人目之為羅金錢中奉公既殁紅冦陷維揚貲産蕩然竄身江南貧無以自存後来明之鮫川予適與之遇出示先公宣命及其所為詩詞隷若且歷言平生歡樂事别去不知所適後二年曹郡張鎮撫来始知其乞食于杭餓死途路間嗚乎世家子不知習以

禮義至於淫奢無度以破家辱身者矣若羅氏者豈不可為永鑒哉

跋畫卷

昔蘇長公論畫以為人禽獸居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雪雖無常形而有常理世之工人雖能曲畫其形而鮮有不遺其理者今觀陳君其所作畫卷凡而峰巒巖石之回翔偃伏花木草卉之生榮枯落風水之奔趨煙雲之冥晦與夫宮室之幽情異狀究轉

曲折未始相襲而各臻其妙斯所謂既得其形而復得其理者歟郭熙畫記謂畫山水數百里間必有精神聚處乃可書其知常理者歟陳君師郭熙者也於此有以得其意于語言之表者矣傳曰我思古人悠悠我心展卷三玩欽慕不已

跋楊慈湖墨跡

晉人行草二王為最文元楊公獨以為心術不正使然蓋公之學以尊德為本故其作字儼若正襟端坐略無

秦珍嘗語歐陽公以其學從中書及歐公出從申所書王師乾神道碑則珍大驚以為西臺未能至也以是知學書者固難而評書者尤難然則從申之書其可妄議乎哉

跋顔魯公書清逺道士詩

顔魯公歴事三朝正色不撓作字剛健方正誠非一時逞姿媚者可及所書清逺道士詩凛乎若見其拒禄山而忤輔國誚盧杞而罵希烈也昔人謂其字實類其為

人信哉

跋顏魯公磨崖碑

大唐中興頌前代論者詳矣自當時言之靈武之嗣位豈有明皇之荒淫不君養成祿山之亂固無有為之望矣天下虓虎之士雷動雲合爭願致力於儲君者亦欲自致於功名之會耳巴蜀僻在一隅使肅宗從之而西雖能執溫凊之小節其果能號四方以恢復兩京乎所謂一呼而千麾萬旟者吾知其渙散崩潰而不肯止矣

顧安肯捐軀致命於四十餘年耄荒之主也耶惜也肅宗自上皇既歸之後内慼於張后外間於輔國刼遷之罪知而不問雖咸山人李唐之言為之泣下終不敢一如西内父子之道其能以自盡哉則所謂宗廟再安貳聖重歡者其不有隱諱於其間耶抑此碑字畫之精文章之妙則又不待言論而後顯也

跋謝先生書叙千古文（彦賓字暉名）

章草者隸書之變也昔漢章帝愛杜伯度草書令上表

亦作草字章草之名其昉於斯時乎漢黄門侍郎史游作急就章伯度暨吳皇象皆書之嗣後若晉之二王及索靖諸公皆妙絕一世然視古法已少變矣其諸子點畫偏旁一以急就章為證兹其篤志於古者乎往来嘗以子弟侍立竊聞先生談書法之要時方有事科舉業不能服習其一二後先生没數年始從其子仲貞君得此本臨之庶幾以為學書者之一助爾嗚呼先生已矣安得從容左右復如昔者之所聞哉我思古人愛莫起

之先生字彥實故禮部尚書南儒公之孫無周齋其自號云

跋王以文文卷

人聲之精者為言言而成文其有弗精者乎予友王君以文自幼治經傳為舉子業既有成矣復取戰國秦漢唐宋古人文章復習之長篇短章或模寫物狀或敷叙事實或以宣其憂鬱或以發其志意濡毫泚墨各極其趣言之至精有如此哉予末學無文亦不可謂忘情於

斯譬之碔砆魚目形醜呈露視夫明珠美玉光耀炳烈為何如也吾鄉文獻之傳其尚有人矣乎雖然文之難也尚矣思致少則質俚勝華美尚則真實希守規矩則失之拘背繩墨則失之放文乎句讀云乎哉昔歐陽子論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臺閣之文其氣溫潤君之於文固幾乎古人矣其尚慎考其中而務養其氣哉因書以規之併以自勉君名應璋故宋參政闕裔孫云

跋謝彦實先生臨草書急就章 名暉甬東人

右急就章一卷漢黃門令史史游所撰唐秘監顔師古爲之註宋禮吏部尚書厚齋先生爲之補註可謂博且詳矣按周宣時史籀著大篆秦漢間李斯撰蒼頡趙高維造爰歷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因之遂作急就篇元成之間列于秘府雖皆出於小學者流博物洽聞之士深有取焉自東漢章帝好草書令杜伯度上表亦作草字伯度與張芝亦嘗用以

蕭翼以百計得之及太宗崩以天下傳之高宗而蘭亭弗之與也嗚呼君臣父子之間其靳惜乃若此況予之於仲貞君者哉因搨一本以歸之且録其正文檃括師古謹以釋其義併記于後其尚慎守之哉

書宋故虛庵懷禪師題五世祖金剛普門經後

此宋故虛庵懷敞禪師題五世祖朝奉公所書金剛普門經後語也師道高臘尊為世稱重住持天童山與朝奉公有方外之契公業儒而醫好繕寫嘗以往来饋遺

書札編寫海上名方積十餘帙與安人王氏事佛老謹
時嗣胥未立王氏刺綉金剛普門品經二卷藏諸天童
山公仍以黄絹手書之王氏家世業儒令祀絶不存有
王惟善者其宗姪也父為太學生與天派趙氏為姻性
疎放文章敏捷著春秋備要十二卷先祖蒙隱公録之
與朝奉公遺墨並存朝奉公後生子為監倉公文行為
縉紳家模範丞相鄭忠定王尤禮重之虛菴之言曰會
有清廟瑚璉之器以極其所報然後知予言為不誣也

學佛者以為知言云

讀張端義奏劄

右宋張端義奏劄論故相史彌遠權姦罔上本末備著其忠憤之激者哉方彌遠當國恃其擁立恣意所為士大夫為之側目及其既沒朝野之士始有為帝言者向非穆陵寛仁終始保全之吾見其子孫有不為漢霍氏者幾希今觀端義之言凡數百端皆可考證至其甚者謂文移施行諱史詔之詔而易照以為證軍器舟楫避

史浩之浩而易號以為記夫有國家者不諱嫌名況宰相乎何其如是之甚哉及考之宋史嘉定癸未云發德
音下明制寧皇遺詔下謂之遺誥夫事孰有大于詔令者乎猶以宰相家諱而改之則不特易詔易號而已嗚呼是豈出史氏本心哉蓋逢取悅者為之耳當時之畏宰相如此知有朝廷者果其何人耶端義不能言於宰相之時而言於身亡之後其非亦有所畏哉

書春秋捷徑後

古春秋捷徑五卷失去序文一葉其中亦復不全嚴陵徐氏伯恭甫所著故進士江湖儒學提舉天台胡先生世佐手書者也往年先生嘗語予以治經之法以為春秋凡例不一學者于傳註求之吾見其有不得其門而入者矣因出示此書予伏而讀之凡會盟征伐之事朝聘祭祀之禮與夫城築土功蒐狩之役皆總緝而論辨之其于王伯之消長夷夏之盛衰君臣之強弱善可以勸惡可以監者粲然具在嗚呼是豈非治經之要者乎

夫徑路之小而捷者古人行不由徑而此以捷徑名篇何哉夫千蹊萬徑皆可以適道苟從其一道而入則九衢康莊不難致矣人之于學也亦然然則捷徑之名其本諸此乎先生字伯衡故宋胡三省諸孫家有史學其發解漸省嘗有得于茲書者也居四明壻蔣氏與家為親契故以傳云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五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六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讀王厚齋㧗垣類藁名應麟厚齋其别號也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然則誥命之體其可不慎乎文章至宋季風頽波靡矣而王言終不失體南渡以来浮溪汪公平園周公號為冠冕若厚齋王公尤所謂傑

人分為兩制有唐號為全備至宋而尤盛文章之士極天下之選然後用之任不亦重乎故事翰林書詔付門下者為内制而以中書行詞者為外制凡大冊命鎖院則命内侍於學士私第傳旨執事者異常服呼喏以俟勞以酒饌然後上馬傳呼夾道行者辟易既至宦者迓以入制成翌日黎明捧金盤進御以金刷印可既宣讀乃謝恩受賜而歸吁其不榮矣哉故翰林學士厚齋王公嘗三入北門咸淳德祐初多獨直且兼掌西掖詞命

一時宣鎖多屬之至於奬予批答之辭詞疏冊祝之禮紛紜雜遝晝夜不停葢自有宋以来其敏捷如公者可數矣今即其詞而觀之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勤摯諄復足以警惕百揆誠敬惻怛於以感格神明淵深博洽于以包絡今古方其一詞之出士大夫傳寫殆遍編言以藾軾比之孰謂宋社將亡而有斯人也即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其公之謂乎

題留夢炎與謝敬齋書親蹟

夢炎頓首端拜申稟敬齋先生相公鈞座前夢
炎五月八日專捎行府拜違而車馬之音已遠
新四明王總管回自上都切如入覲清光倍膺
殊渥聖上虛懷重席尊用耆儒何異于大老之
歸周也某敬拜手為蒼生賀其身歸聖朝迹困
羇旅自冦攘之後室如懸罄南冠之士如某最
為塗窮近者呂端明李尚書皆得聖旨發放各
有生意獨某作粘壁枯若以夢炎曾備員宰輔
別已經論罷南方宰執如某比者何啻十數人
先生預聞大政若于分閒之際特為施一援手
挈之坦塗而返之鄉里寔拜生成之造茲因總
管便行附此申控尚須嗣狀伏祈鈞照○六月
日具官留
某劄子

此故宋丞相留公夢炎所寄敬齋謝公書也其當京師

羈旅之時乎公以德祐元年登相位用徐囊為御史黃萬石為參知政事時給事中王公應麟方公應發繳奏以為囊與宰相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不可用公遂引去明年少帝瀛國公入覲公亦繼如京師久未得旨謝公既被召公嘗貽書畫一首言社稷之亡關於天命次言給指為賣國牙郎遂不得扈從謝公歸老四明王公尚無恙嘗出書相示但相戒以毀之而已予嘗聞王氏諸孫論前代得失人物每及之退

而詢諸謝氏因得此書而所謂畫一者不可見矣抑其中言已經論罷者殆謂此耶始公以狀元及第仕至宰輔當時士大夫咸以安危望之今乃自比於粘壁枯何其卑也耶嗣後謝公以深衣幅巾為侍從十餘年帝以南儒稱之俾於宰相下署名劉公亦以謝薦自吏部尚書至翰林承旨大矣哉世祖之仁乎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吾于此書深有感于二公云

跋周敬堂行卷

四明周敬堂以岐黃之學世其家傳而復參叩釋氏證
三乘之說其遊金華也諸先尊宿賦詩為贈而雪窻大
基丕公為之序引内翰潛溪宋先生為推衍其說以醫
之學有合於釋氏之說者意以為天下之道無不同也
抑予以為天下之道皆本於心心同則道同矣醫之學
原於三聖人三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
生醫者能以天地生物之心而求三聖人之心斯其為
醫之良矣豈必僅僅焉如釋氏慈悲之說哉夫存心莫

大於敬察脈觀證之士於是有事勿焉忘焉庶幾不誤人於生死矣敬堂月湖之孫與予家有三世之好其来中都出示此卷因即潛溪之說以擴充之敬堂以為然乎否耶

跋楊孝婦傳

傳曰婦人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楊夫人孝行孰從而知之耶夫孝為百行之首天地鬼神實臨之而况於人乎夫人生衣冠家習聞先訓来相君子雖不逮事舅姑而

知矣詩所謂永錫爾類者其楊夫人之謂乎

跋柳公權書玄秘塔銘

柳公權八法得諸顏魯公所書玄秘塔銘遒勁端重深所寶愛其文裴休撰所稱迎真問法場事則韓文公上表受貶時也其說以為國家參用真宗必有冥符玄契使韓公見之能不慨然于茲乎吁此士大夫學術所以貴乎正也

跋顏魯公爭座帖

宦官莫盛於唐以魚朝恩之驕橫郭令公至為委曲承順不顧文武班秩使坐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門生國老之號不基於是耶顏魯公貽令公書昌言弗忌真可謂不畏強禦矣然以朝恩功高欲使於宰相師保座南橫安一位斯固以義起禮者也按唐史朝恩以代宗廣德元年為觀軍容使永泰元年將神策北軍大歷五年三月癸酉伏誅此書首稱十一月某日而不係年當在大歷二年後也自朝恩既誅後十餘年為建中二年令

公亮背而魯公且死李希烈之手何忠直卒不見容於世
哉觀是刻者不但見魯公梗槩亦可窺當時朝政波磔
云乎哉

跋顏魯公家廟碑

昔大蘇公謂晉魏書法至顏魯公無餘蘊即其作字可
知其為人蓋忠直之氣見於心畫如此世以公所書磨
崖碑與家廟碑並稱磨崖之雄偉家廟之端重誠為公
書之冠今觀諸家廟碑偏旁多用篆隸法文亦高古不

但可考其家世當時官制所謂辥王友柱國者亦可槩見噫是足為千載不朽之傳矣武林李文奎以此碑求予為字説裝潢成帙用為二子東昇復昇學書之一助云洪武十有五年三月朔日

跋蘇長公書撰司馬温公神道碑

蘇長公文髙當代書法亦自成家以司馬丞相之重德碩望公之文既足以發之又躬為書上石是足為斯文不朽之傳矣而後來用事之臣至為僂仆而磨滅之噫

獨何心也哉

鄉友陳復禮由監察御史出倅簿夏縣過濠梁為予言此係重刻舊碑高二十餘尺宋崇寧間蔡京當國黨籍禍興仆碑滅字埋之土中金時有令夏縣者至公墓所但見龜趺覆以高樹羣蜂窠穴其上少人不可近若神明司之者遂蹤跡得舊石掘而出之於蜀中購得蘇公真蹟橫鋸石為四段模刻之作屋宇龕置諸壁主僧世守打拓無虛日資以為衣鉢費令有

題識刻石失記其姓名若斯者亦可謂垂志先烈嘉惠後人矣洪武十五年三月朔日四明後學鄭真識

題孔子廟堂碑

歐陽公言余為兒童時常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矣物之終敝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此公所以有感也古刻今世不多見若此本者係王彥超重刻在陜右三段石磨滅殘折尚如此後來或就湮沒好古之士寧不有如歐公之一慨

者乎

又

孔子廟堂碑為永興公法書之冠碑首有大周國號者為最古世不可得若先朝金圖本亦不及見今所盛傳者惟陝右三段石而已波磔視古刻為曾玄比之定陶錦江諸本則遠勝人為言青州亦有刻本求之勿得不能較其優劣也

題白石將軍碑

右白石神君碑不稱書撰姓氏隸法與校官碑相類文亦簡古其曰光和六年則漢靈帝紀年也后刻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則慕容儁僭國時紀年所記廟災日也自漢靈季世至今凡千百餘年碑猶無恙夫亦神君之靈也耶神君廟在相縣相山即舊相州彰德府是也

題秦王告栢谷少林寺石刻

此唐太宗為秦王時告栢谷少林寺者也書得晉人法度係唐時書詔士所作御諱則太宗親署此告其東都

王世充未平之時乎文多用佛乘盖一時誘掖奬勸之詞殆非堂堂正正誅暴禁亂之意唐時佛教之盛其肇于此矣

予往見鄉先生表文清書多類是帖豈公嘗用力于茲耶學古君子必能辨之

題皇甫君碑

歐陽率更書昔人比之草裡蛇驚雲間電發金剛瞋目力士揮拳至於意態精密似孤峯崛起四面削成若所

書皇甫君碑其殆兼之矣予在濠梁每得陜右刻本輒以予人不留也而劉季瞻嘗見予䚡骸之辭自河南因鄉友尤彥恭用此以通意予感斯文之厚佩以為好因裝潢成帙寄二子東昇復昇云

題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書化度寺碑俗謂青鸞白鶴帖盖取其碑中所有字以為名爾公書得王羲之筆意而險勁瘦硬自成一家此碑用筆專用勒法而沈著持重與輕柔婉媚

者自為不同非精于八法者莫能辦也

虞恭公碑

吳興陳繹曾伯敷論虞公碑爲歐陽率更法書之一觀其結體精密而左右上下屈折各臻其妙筆力剛勁有執法面折廷爭之風而肥不露骨後有作者孰得而過之哉

題黃庭經樂毅論

右黃庭經樂毅論係越中博古堂帖黃庭爲鼠嚙去其

半甚為惋惜因嘆曰陰類恐物亦咬齧文字耶兹不忍棄用附諸卷帙云

題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唐人法書而不著所書人名氏宋元豐縉紳君子若歐陽公但取其字畫之工而不質言為誰何蔣之奇隷叔素號能書與僚友張淳同觀亦僅識其歲月下至紹聖郡倅曹鼎臣及縣宰陳雄父之刻于碑陰者莫不皆然惟河南張重威甫定為虞世南早年所書

而亦託諸傳聞後生晚進不能窺見古人波磔安敢議
儗然觀其筆法深穩精密意非永興公不能在至正間
鄉友徐仲裕叔遜昆季善削間為人模字上石多用歐
陽率更書予詰之曰何不用虞永興公書仲裕昆季曰
永興公書傳世惟孔子廟堂碑使用以模勒非得昭仁
寺碑不可是勒工家固以昭仁為世南書矣予客中都
凡兩得之後并得其篆額及宋諸公題誌裝成一帙思
欲與徐氏兄弟究竟斯事則固已遡在九泉之下矣嗚

呼惜哉

跋唐人斷碑

此唐人石刻前後缺文不知書撰為誰書具衆體而多用歐陽率更褚河南筆法雖以缺文勿能句讀然亦可以得其波磔之妙好古之士當視為斷圭缺璧而不害其為寶也予兒東昇由淮南還明松江夏先生士良用以為贈外裝潢紙係宋熙寧間衣冠家門狀有曾南豐名諱其後跋語曰睿者士良以為黃伯思云

跋子房進履圖

予往年以使事至下邳過圯橋慨想張子房進履事竊有感于心夫坑焚之禍挾書偶語之禁秦之法亦已極矣而奇謀偉畧隱然見于一編授受間孰謂人心義理之天而可泯絕乎哉世世之議者以黃石公為古隱君子之流識子房之為人使之取履用以抑其少年之氣其說似矣今以其圖觀之匍匐傴僂無留難勉强之意豈一時抑之所能然也即蓋其天性之美有大過人而恭

敬奉承自勿能已者此所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卒為王者之師也畫史得其情狀亦足以明其心術矣哉

題上虞柳氏二節婦傳後

傳曰苦節不可貞夫節為天下之大閑婦人莫大于守節節至于苦信不可貞矣苦節而能勿失其貞不難矣哉上虞柳氏姑婦二人早喪其君子當貧賤患難中有常情所不能堪者而克相守以生相保以全且使同姓来繼以不絕其脩祀斯節貞而亨者歟近世臨汾許氏

以姪從姑亦以兩世守節得書而吾同郡奉化陳氏自五世祖而下守節者五世五人有如一世一人焉此天性民彝之不可泯者令謝氏兩世孀居真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太史宋公傳著其事殆與衛之共姜紀之叔姬並傳於世矣

三警 為周彥高作令其人以青州知府得罪

南山有虎獵者欲得之畏其強勿敢動也設機穽旦夕睥睨焉虎伏叢薄左顧右盼懼不敢出飢餓之逼咆哮

震棹張爪布牙攫狐兎麋獐而食之意有未嗛稍出田野毒牛羊猪豕且及于人恣意狼籍以為莫已當也穴垣牆以求其豢養馬獵者曰虎命在吾掌握中矣挽强弓引毒矢一發而斃封而膊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焉君子曰志之驕禍之及也奚獨虎哉蛙在艸澤間努若目膨脝若腹天雨新霽鳴聲嘈嘈蛇伏石穴中側耳聽之若鼓吹然疑為竒物蜿蜒而出蛙不知其噬已厥聲如故蛇曰汝非井底物耶何為也哉吞而食之君子曰

使蛙蠢蠢然喑喑然蛇未必為巳害也氣滿而聲嘵能無及乎嗚呼天下之不為是蛙者其亦鮮矣祝鷄翁居東海上畜鷄數百一鷄五采班班㦸冠長距奮然一鳴羣鷄辟易祝鷄翁以為異也獻之公園穿以金環花竹間鳴啄自如意以為鳳不我若也一日主人大合樂設宴誇享具之豐也賜之匕首而獻諸鼎俎時鳳在千仞之上傾而語其類曰彼向以為我不若今其若我何哉嗟矣鷄物類也肆志遂意其誚鳳則宜君子謹身畜德

小人乃輕侮而慢罵之不自知其禍斯及也亦獨何哉

記失鷄事

先祖蒙隱公在時西隣李婦失鷄至家柵認其羽色之類者取之以去曰盜吾鷄先祖默無一言已而李得所失鷄還還鷄以謝有慙色先祖曰吾不汝較也此與劉寛認牛事何異李素兇惡一子戮死一子野死善惡之報昭昭矣予在濠梁客至烹鷄侑酒適訓導洪彥漳失鷄以為予所烹者即其所失鷄也閧然一日其妻復詬詈

不止逾三年以失白鷄意以為予父子撲殺棄置艸中夜以火炬遍照之且倡言諸學僕曰必矣既而鷄在籠中初無所失也予俱不之辨後其鷄有死者則又以為予父子撲殺之夫率意誣罔律有常刑以理言之其獲報于天也必矣彼李氏宄家也于先祖猶有媿恥之心彥漳冒為儒者以教子弟而乃頑然不革至于再三而不已焉獨何心也哉悲夫

題褚遂良聖教序記

褚河南書用筆遒勁王逸少體魏徵甞為太宗言之穪長公謂其清遠蕭散微雜隷法趙子固以為容夷婉暢令人聖教序記觀之二君子可謂善鑒矣公書法傳之薛稷宋徽宗瘦金書實其遺法云

按褚河南所書唐兩朝聖教序記昔人定為公晚年所書陜西有二石本一在咸寧縣鴈塔一在同州倅廳鴈塔本為二刻皆稱永徽四年建獨月日不同前稱中書令臣褚遂良書後稱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

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同州本合為一刻但稱龍朔三年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龍朔紀年在永徽之次又後但稱大唐褚遂良書與鴈塔本稱臣及勲階爵次不同是同州本為翻刻無疑此刻即鴈塔本也二刻一順一倒疑取向背之義令改而正之庶便觀覽云

題陜右嶧陽碑

嶧山篆刻秦丞相李斯所書葢始皇東廵頌徳之辭唐

封演云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而歷代模為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碑遂殘缺後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歐陽公集古録謂嶧山實無此碑人家傳者各有自来此本即江南徐鉉所模其門人鄭文寶刻石長安者也聞青州府學亦有二刻不究世以為甚古若杜子美謂棗木傳刻者則昔人嘗于登州海上得之殆其別本耶按斯所書為小篆之祖論者以為骨氣風雲方圓妙絶遺蹟之傳至使重模墨刻而焚

書坑儒乃卒為萬代名教之罪人君子于此寧不為慨然哉

跋李西平王神道碑

古稱立德立言立功為三不朽以李西平之勲德裴晉國之文章而又重之以柳誠懸之書法信古所謂三不朽者矣千載之下觀是碑者寧不有所興起哉

跋郭太保廟碑

顏魯公忠義出于天性作字實類其為人以郭汾陽太

保父子家世勳業魯公既為撰述又躬書上石足以為千載不朽之傳矣昔歐陽公著集古録載公麻姑仙壇磨崖等碑至于片文隻字亦所不棄獨此碑缺焉何耶令即其文而觀其字渾厚典雅之風與勁正剛大之氣殆如見其抗折權姦執節死亮逆時也碑在安西布政司廣盈庫予友李弘道為親王王府典儀械寄二本用裝潢成帙外一本以贈博古君子陳仲良云

跋雲麾將軍碑

李北海書得王羲之下將軍碑筆法其傳於世者若娑羅樹岳麓寺諸碑而雲麾將軍碑尤勝近世松雪趙公深重之晚年所作大字多用其法善乎天台胡先生伯衡甫之言曰水晶宮裏神仙人學書初學王右軍晚見雲麾受北海不羨柳骨并顔筋雲麾將軍唐李思訓也碑在陜右蒲城莊浪知縣朱懷玉入覲時所贈言得諸王布政熈陽下半截鑱鑿不完殆王溥著琬琰録後耶楊文公談苑云周世宗議訪鳳翔謀帥于輔臣王溥獨

薦向拱可任遂充之拱徙鎮京兆思有以報之問其所欲溥曰無也陝長安故都多前賢碑篆高文妙筆頗悉得見之拱迺分遣使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千餘以獻于溥溥命善書者分録為琬琰集[illegible]而卒當拱之訪求石碑或踐田害稼村民深以為患慮其求不已多鑱鑿其文字或鎚斷擊折取為柱礎帛碪略盡亦摹刻者之厄會也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六